

荆溪湛然與「無情有性」(三)

夏金華*

法相宗窺基(六三二—六八二)為宣揚「五姓各別」的主張，所要排除的理論障礙自然是「一性皆成」之說。在當時闡述「一性皆成」最力，且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天臺宗。而該宗所依據的根本經典之一的《法華經》，就是「一性皆成」說的典型代表。因此，窺基利用注疏的方式，寫出《法華玄贊》，與智者《法華玄義》唱對臺戲，兩書在根本觀點上的尖銳對立，隨處可見。這就是後來天臺家所說的「基師專據《深密》，主張《瑜伽》，以三時教統括一化、三無、二有，統轄眾機其極遂至乎一乘為權，三乘為實、矣。斯旨也，始與我所弘《法華》之者嘎嘎乎不相容焉，則不得不為《玄贊》，別立一家之說。」²²雖然《玄贊》沒有指名道姓地破斥智者，但二者在教義上的嚴重分歧，涇渭分明，完全沒有調和的餘地。²³

面對法相宗方面的叫陣，天臺人隱忍委曲，採取迴避的態度，沒有迎戰。因為雙方的實力相去懸殊，況且

法相宗還有朝廷的靠山。直至湛然時，法相宗實已今非昔比，不但失去朝廷依怙，而且已走向日薄西山的境地，該宗的殿軍大師——智周(六六八—七二三)也已入滅。對湛然來說，反擊的時機已經成熟，「五姓各別」之說應該得到清算，湛然針對窺基的《法華玄贊》，專門撰成《法華五百問論》，幾乎是逐條駁斥「一乘為權，三乘為實」的主張，開顯正意，為決定聲聞、畢竟無姓翻案，再次重申「一切眾生，悉有佛性」，皆能成正覺。他說這樣做的目的在於「教台徒確有所守，及習彼(指法相宗)者祛膠著，或有圓種者，生慕向焉，非必圖強，聒一切悉使舍彼從此也。」²⁴並且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。

至於撰寫《金剛錍》，則主要是湛然為回應澄觀對「無情有性」的問難，同時批判法相宗決定二乘及「無姓有情」之說，其潛在含義是，草木瓦石都有佛性，難道定性二乘和「無姓有情」連草木瓦石都不如嗎？並且

針鋒相對，如窺基一樣運用因明手法，只不過不是用新因明的「三支作法」，而是採取舊因明的「宗、因、喻、合、結」「五支作法」的推理形式，闡述「無情有性」的思想主張²⁵。湛然此舉可謂是一箭雙雕：既駁斥了他宗的非難，又進一步突出了台宗不同於一般宗派的高明之處。

「無情有性」之說雖是「古已有之」，但真正將它作為主要思想理論加以重點闡述的，自湛然始。《金剛錍》是論證「無情有性」義的名文。湛然為此觀點提供了三個方面的立論依據，並進行有深度地闡述，從而，確立了「無情有性」在思想界的地位。

上文提到，「無情有性」並沒有直接的經典根據。若要想證明一種思想的合理性，經典依據永遠是必需的，《金剛錍》也不例外。直接的經證沒有，間接迂回地引申推演，亦無不可。湛然抓住《大般涅槃經·迦葉品》中「衆生佛性猶如虛空，非內非外」之說，大做文章。他說：「虛空之言，何所不該，安棄牆壁、瓦石等耶？」²⁶意思是說，既然佛性如同虛空，而虛空是世界萬有無所不包的，牆壁、瓦石自然也不能排除在外。為說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，湛然又引用天臺祖師灌頂的話以為說：

章安（灌頂）依經具知佛性遍一切處，而未肯彰言，以為時人尚未信有，安示其遍？「因為」佛性既具空等三義，即三諦，是則一切諸法無非三諦，無非佛性。若不爾者，如何得云眾生身中有如虛空？眾生既有，餘處豈無？餘處若無，不名虛空。²⁷

這段話在邏輯上雖沒有任何問題，但給人的感覺是，以「佛性有如虛空」來證明「無情有性」之說，未免有些牽強。

湛然似乎也覺察到這一點，於是他又引華嚴宗法藏的《起信論疏》中真如的「不變」、「隨緣」二義作為論據，以解釋經驗界物質（色）與精神（心）現象產生的原因。他說：「萬法是真如，由不變故；真如是萬法，由隨緣故。」湛然一生服膺智者，同時也仿效智者對南北朝佛學所採取的態度：「難，則南北俱破；取，則南北俱存」。比如上文提及，智者對龍樹的《中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等多所引用，是形成其學說體系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。然而，在判教中，他卻將龍樹的上述著作給予「通教」——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中的第二位——的地位。湛然亦用此法，他雖不滿華嚴的學說，但為證明「無情有性」的正確，也不妨方便引用，但此又為天

臺宗「山外派」的崛起，開了先河。

有了上述真如與萬法關係的前提，湛然於是作進一步的推論：「子信無情無佛性者，豈非萬法無真如耶？故法之稱甯隔於纖塵，真如之體何專於彼我？是則無有無波之水，未有不濕之波。在濕詎間於混澄，為波自分於清濁。雖有清有濁而一性無殊，縱造正造依，依理終無異轍。」²⁸ 依湛然之意，按「不變隨緣」說，常住的真如與變動不居的萬法是一體的，也就是說，萬法無非是真如的全體顯現，有情無情均在萬法之內，亦即同一真如。如同水波，雖有清濁之分濕性卻無彼此之別。如果說無情無佛性，豈不是萬法沒有真如了嗎？

在湛然所處的時代，不但佛典譯籍大備，佛教宗派也早已相繼而起，對佛性、真如體一名異，佛教界已經耳熟能詳。湛然之所以用相當篇幅的文字予以強調說明，無非是因爲以「真如遍在」說「無情有性」是他所有理論依據中最爲有力的。唐代其它大乘宗派無一不承認真如的恒常遍在，而以真如爲佛性亦非天臺一家獨有的主張，既然承認真如的恒常遍在、佛性與真如的「不二」，那麼，也就沒有理由認爲無情無佛性。

除了以《大般涅槃經》「虛空遍在」之說作爲經據、「真如遍在」之說作爲教證之外，湛然覺得還不夠，

又搬出天臺自家的理論來爲「無情有性」作補充說明。他說，由於《法華經》以前的藏教、通教及三乘教均屬於權教，因而「可云無情不云有性」，如果按照圓教的學說來談，則「心外無境，誰爲無情？法華會中，一切不隔，草木與地，四維何殊！舉足修途，皆趨寶渚；彈指合掌，咸成佛因，……藏（教）見六實，通（教）見無生，別（教）見前後生滅，圓（教）見事理，一念具足。」²⁹ 這是以天臺圓教的「一念三千」之義與藏、通、別三教比較優劣，以顯示圓教的棋高一著。

接著，湛然又說：「一念中理具三千，故曰：念中具有因果、凡聖、大小、依正、自他，故所變處，無非三千。而此三千，性是中理，不當有無，有無自爾。何以故？俱實相故。實相法爾，具足諸法。」³⁰ 因爲一念之中，具足三千，而三千又囊括因果、凡聖等一切內容，並且都是實相的顯現，所以一念三千而說實相，實相又無處不在，無情如牆壁、瓦石等自然也在其中。況且，實相、佛性、真如等都是體一名殊，無情有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上述是按依正不二、色心一如之理說佛性遍在，不隔有情無情，一草一木，皆具佛性。此外，天臺宗還將成佛的因性分爲正因、了因、緣因三個方面，稱爲「三

因佛性」。正因，是指所覺悟的理，乃屬於世界觀方面的；了因，指所覺悟的智慧，也就是認識方面的；緣因，是修行的助緣，亦即關於修持實踐方面的。此三者是對一切衆生成佛的可能性（因）以及成道的現實實踐（果）所作的回答，充分體現了天臺家「止觀雙修」的精神。此在智者《金光明經玄義》卷上、《四教義》卷六等書中有詳細的討論。湛然《金剛錚》所關注的「無情有性」，其主題仍是佛性問題，所以，「三因佛性」依然受到他的重視。

湛然認為，佛教有說「一切衆生，悉有佛性」，而不言「無情有性」，是藏、通、別一類權教的看法，若站在圓教的立場，則是三因互具，正因、了因、緣因都是佛性。臺宗常以空、假、中三諦比喻三因。既然一切假名施設皆可視為緣因，而緣因也是佛性，為何無情就不能有佛性呢？既然說衆生皆有正因佛性，則信心已具，可以依「次示此性非內外，遍虛空，同諸佛等法界」³¹。這樣又回到了「佛性遍在」說上來，並由此得出「一切無情，悉具佛性」的結論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*現任職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，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

。本文特感謝夏金華教授，授權轉載其著作《隋唐佛學研究》（二〇一三，繁體版）第四章，簡體版已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。

22. 《重刻五百問論序》，《卍續藏經》第一〇〇冊，第三三三頁。

23. 「日」日蓮《開目抄》卷上也說：「佛教又カクノコトシ，后汉ノ永平ニ，土ニ佛法ワタソテ，邪典ヤフ Yテ内典立ツ、内典ニ南三北ヒノ异執ヲコソテ，兰菊ナソシカトモ。陳隋智者大師ニウチヤフ Yテ，佛法ニヒ群類ヲスワウ。其后法相宗、真言宗，天竺ヨソワタソ，華嚴宗又出來セソ，此等ノ宗宗ノ宗中，二法相宗ハ，一向天台ニ敵ヲ成ス宗ニテ，法門水火ナソ，シカ Yトモ玄奘三藏慈恩大師，委細ニ天台，御釋ヲ見ケル程ニ，自宗ノ邪見ヒルカヘルカノユヘニ，自宗ヲハステネトモ，其心天台ニ歸伏スト見ヘタソ。（《大正藏》第八十卷，第二一〇頁，中）《卍續藏經》第一〇〇冊，第三三三頁。

24. 湛然在《金剛錚》中所運用的「五支作法」是：無情有性（宗）、萬法隨緣（因）、水波的譬喻（喻）、真如遍在（合）、「一塵一心，即一切生佛之心性」（結）。

25. 《金剛錍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，第七八一頁，下。
26. 《大般涅槃經疏》卷二十五，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八卷，第一八四頁，上。
27. 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，第七八二頁，下。
28. 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，第七八五頁，中下。
29. 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，第七八五頁，下。
30. 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，第七八六頁，上。
31. 任繼愈主編《中國哲學發展史·隋唐卷》，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，第一六七、一七二頁。

印順導師語錄

什麼是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？如「後期大乘」的如來藏、佛性、我，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。如知道這是「各各爲人生善悉檀」，能順應世間人心，激發人發菩提心，學修菩薩行，那就是方便了。如說如來藏、佛性是（真）我，用來引人向佛，再使他們知道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……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；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爲衆生故說名爲我」，那就可以進一步而引入佛法正義了。只是信如來藏我的，隨順世俗心想，以爲這才是究竟的，這可就失去「方便」的妙用，而引起負面作用了！又如「虛妄唯識論」的『瑜伽師地論』等，通用三乘的境、行、果，「攝事分」還是『雜阿含經』「修多羅」

的本母呢！無著，世親的唯識說，也還是依無常生滅，說「分別自性緣起」（稱十二緣起爲「愛非愛緣起」）。這是從說一切有部、經部而來的，重於「果從因生」的緣起論。如知道這是爲五事不具者所作的顯了解說，那與龍樹的中道八不的緣起論，有相互增明的作用了。古代經論，解理明行，只要確立不神化的「人間佛教」的原則，多有可以採用的。人的根性不一，如經說的「異欲，異解，異忍」，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——世界，對治，爲人，第一義悉檀，而引向佛法，向聲聞，向佛的解脫道而進修的。這是我所認爲是能契合法，不違現代的佛法。

《華雨集》第四冊，〈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〉